

◎安南人物傳

明人
閻攷 著

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交趾地廣千里山川聚會磅礴扶輿豈無真才生於其間哉。故自兩漢以來迄于前元人物頗多惜其處于僻遠多不獲覩文明之治無由自達致泯滅而無聞其見於志略及僞紀者悉依凡例收載之其見於各府志內仍擇其顯者附之於此惟曲楊矯吳并十二使君乃亂賊之雄也在凡例所不取今以其相沿專據五六十年姑錄之以備參攷耳其丁李陳黎四姓後有王爵自擅其民雖不可以人物視之然既爲交趾所產則亦不容以獨異也今並依次叙列之庶幾開卷得以知其本末云國朝建平之後其有能建立事功者有保障鄉閭以全其民命其實迹可稱著亦詳收載記錄無遺今取其尤者附之于此。

李翁仲身長二丈三尺器質端重異於常人少時爲縣吏爲督郵所笞嘆曰人生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將兵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爲瑞及翁仲死遂鑄銅爲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腹中容數十人匈奴至秦見之猶以爲生。

李進漢中平四年代賈琮爲刺史進請交州依中州例貢士詔許之其時荆爲蠻寇阻行間道及至漢都所司以逾年既違程不蒙收錄進上疏曰南交窮徼路隔滄海行役多礙故風波難期不宜與中州等限由是有違程者皆錄而用之進又上疏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之登朝廷皆中州之士邊方賓至未嘗獎勵詞意感切多所稱引故事舉孝廉茂才者聽除補州屬長史不得任中州進復上疏曰初舉孝廉請與十二州博士人才相對有司恐遠人虛誕或詆毀中朝不許時李琴宿衛在臺遂邀鄉人卜龍等五六人當元正萬國來朝之日懇言其故有詔慰安之以交州茂才一人爲夏

陽令孝廉一人爲六合長。其後琴仕至司隸校尉。張重爲金城太守。人才得與中國同選。蓋李琴李進爲之始也。

士燮字彥威。其先魯國汶上人。王莽亂。避地交趾。六世至桓帝時。燮父賜爲日南守。燮少師穎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爲之註解。舉孝廉補上書郎。以公事免官。舉茂才。遷交州太守。董卓時。交州刺史朱符爲賊所殺。燮居郡。器宇寬厚。謙虛下士。國人加愛。中州人士往依避難。兄弟並爲列侯。雄長一方。出入鳴鼓擊磬。笳簫鼓吹。車馬滿道。夾轂焚香。常數十人。妻妾乘輶輶。子弟從兵騎。當時權重震服。百蠻尉陀不足喻也。初。朱符張津被殺。州郡極亂。帝賜手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遏。知逆賊劉表遺賴恭窺南土。今以汝爲綏南將軍。兼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燮乃遣使張良奉貢京師。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獻帝末。孫權遣步隲爲交州刺史。隲到。燮兄弟奉承節度。權以燮爲左將軍。遂遣子厥入貢。遷燮武衛將軍。封龍編侯。每遣使詣權。致明珠大貝珊瑚玳瑁孔雀犀象奇物。異菓芭蕉龍眼之屬。無歲不致。燮在郡四十年。享壽九十。

杜援。東晉孝武時人。以九真太守李遜等叛。援討平之。進援爲交州刺史。隆安中。林邑王范胡達陷日南九真。遂陷交州。援擊破之。後卒。

杜慧度。杜援子。義熙七年。永嘉太守虞循來奔。晉帝以慧度爲刺史。詔書未至。循破合浦逕向交州。慧度率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硫。破之。循餘衆猶三千餘。又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里獵五千餘人。以應循。侵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以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

循衆艦俱燃。大潰。慧度擊斬其首。函送建康。九年。林邑范胡達寇九真。慧度擊斬之。十一年。復入寇州。將擊大敗之。時宋受晉禪。宋武帝以書遺度。令擊林邑。大敗之所破過半。林邑乞降。請還其前後所抄掠者。許之。慧度在州爲政。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閉。道不拾遺。後卒。詔其子弘文爲刺史。

杜弘文。慧度之子也。宋武帝命爲鎮遠將軍交州刺史。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懷帝年號四年。以廷尉王籍代之。弘文有疾。被徵回京就路。或勸待疾愈行。弘文曰。吾仗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廷。况被徵乎。行至廣州卒。

李叟。齊梁時人。初李凱代伏登之爲刺史。以梁受齊禪。而恩威未加。因率州叛。叟方爲長史。以兵討凱。擒之。天監梁武帝中。詔叟爲刺史。叟又斬凱餘輩。阮宗孝等。函首送建康。

張順。唐肅宗時。補交州刺史。至德二載。大食波斯卒兵入寇。陷府城。殺都護曉鏡。因乘勝進攻廣州。圍古城。順率州人扼截其歸路。破賊軍於陸州神石口。捷聞。肅宗詔除順爲都護。卒。詔其子伯儀代之。張伯儀。順之子也。代父爲都護。大曆二年。岷峯閻婆復入寇。伯儀與戰不利。求援於武定都校高正平。賊遁。

杜英策。溪洞豪人。唐德宗時爲安南都護。

姜神翊。愛州人。爲舒州刺史。

姜公輔。唐德宗朝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左拾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以母在。賴得祿終養。求監京兆戶曹參軍。公輔有高才。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泚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不能坦

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遺患。帝不從。俄而京師亂。帝自苑北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常帥涇源得士心。向以滔叛。奪其兵權。居常憄鬱。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住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原爲變。非萬全策也。」帝遂之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直篤實。柰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臣以百口保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而止。公輔曰：「王者不嚴武備。何以重威靈。今禁旅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此之兵果至。如其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帝徙梁長女唐安公主道薨。欲造塔厚葬之。公輔諫曰：「臣以爲山南非長安之地。宜儉以濟。行食中之急。」帝謂陸贊曰：「公輔欲正朕過失。自求名耳。」贊曰：「公輔官居諫議。有失而弼正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公輔欲賣直售名。遂遷太子左庶長。母喪解。復爲右庶子。久不遷。陸贊爲相。公輔數求官。贊密謂曰：「丞相竇參嘗爲公請官屢矣。上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帝問故。公輔不敢泄。贊語以參言爲對。帝怒。貶泉州別駕。遣使責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

姜公復。公輔弟也。仕終北郡太守。

李元嘉。唐穆宗時人。爲都護。見府中有逆水。恐州人多叛。長慶四年。命相者擇地移府。因得蘇瀝江。地方築小城。相者曰：「城不堪築。設使有力。亦不足修大城。五十年後必有高人於此定都建府也。」後唐懿宗咸通中。南詔入寇。唐遣高骈率兵討之。平南詔之後。乃築羅城。計自長慶甲辰至咸通癸巳。應相者五十年之說。

曲瀨交趾人唐末代獨孤損爲節度改各縣鄉爲甲置管甲副知甲一名任征稅在職四年卒曲承美嗣聚貞元年乙亥遣貢求節鉞梁因授之時劉隱據番禺瀨皆通好隱卒子龔立聞承美受梁命大怒遣驍將梁克正領兵攻之擒承美以歸通考不言

楊廷藝愛州人今清化省曲瀨將也劉龔既擒承美僞授廷藝爵命以其將李進爲交州刺史與克正守其城龔謂左右曰交趾民如此但可羈縻而已明年廷藝果叛舉衆圍城克正潰走據其境自稱節度使政權自出威福多專凡三年爲矯公羨所殺

矯公羨峯州人楊廷藝牙將也殺廷藝而代之晉天福二年吳權舉愛州兵圍之公羨力屈乞師於劉龔龔以子萬王弘操爲交州節度使統兵往救至白藤江權已殺公羨又大破弘操軍權在鎮凡二年按文獻通考廷藝之後有紹洪而史不載只載公羨及吳權事蓋誤矣

吳權愛州人楊廷藝牙將也殺公羨而自立子吳昌岌弟吳昌濬繼之時南漢劉晟立昌濬遂臣之遣使入貢求節鉞晟遺僞給事中李嶼以旗節封之嶼到白川昌濬使人止嶼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嶼果不能通昌濬昌濬卒弟昌文立吳氏四世凡二十六年其參謀吳處平峯州刺史喬知佑寧州刺史楊輝牙將杜景碩爭立旣而丁部領平之盡有其地僞記又有云十二使君競起各據州縣矯公制據峯州阮太平據阮家灣阮公覽據唐林杜景碩據桐江阮遊奕據平橋阮郎公據超類阮令公據仙遊吳佐公據細江阮希公據泗湖范防遏據藤州陳明公據布海口明公養子丁部領率所部兵攻十二使君皆拔之此又與志略通考所載不同詢訪耆老相傳皆言十二使君爲是並錄之以俟知者

丁部領交州華閭洞人。父公著爲楊廷藝牙將。五代末。廷藝據交州。以公著權攝驪州。今又名安南。初。吳權。其子璉。平之。自領交州事。號萬勝王。私署璉爲節度使。十年。部領卒。璉立七年。宋開寶太祖四年。辛未。命大將潘美平嶺南。璉懼。上表遣使入貢。求內附。太祖詔丁璉爲節度。安南督護。八年五月。貢金帛犀角象牙香藥。八月。制封璉爲交趾郡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太平興國太宗二年。璉遣使貢賀太宗卽位。五年。璉卒。弟璿。立。璿尙幼。自稱節度使。行軍司馬州軍事。太校黎桓擅權。却遷璉於別殿禁錮之。而代領其衆。宋太宗怒。興師致討。桓詐稱璉使。上表進貢金銀器犀角象牙絹帛等物。云管內將校軍民耆老等請以璉行節度使事。襲父兄位。錄其狀來。上時宋已興師致討。奏入不報。進兵敗之于白藤江。明年。宋師不利。班師。七年。桓又詐作璉使來貢。懼宋師當路。復起大兵肆行討滅。故也。璉爲桓所害。丁氏三世。凡十七年。

黎桓。愛州今清化省人。有志略。得士心。丁璉委以兵權。因篡丁氏。自稱交州三使留後。遣貢于宋。表言丁璉與母楊氏。率吏民將校以三帥印推臣領府事。請以璉表來上。太宗因而撫之。諭以丁氏傳襲三世。朕欲以璉爲統帥。以爾副之。若璉將才無取。猶有童心。則宜遣彼母子入朝。必示優禮。却授爾以節旄。凡茲二途。爾宜審處其一。命張宗權往使諭旨。桓已專據其地。不聽命。復上言。占城國兵馬數萬來寇。臣擊走之。太平興國八年。桓遣使貢金銀器象牙等物。雍熙二年。貢金龜鶴香爐象牙百株。絹萬匹。五年。貢金銀器方物。制授桓金紫榮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安南都護。立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內觀察等使。上柱國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仍賜號推誠功臣。端拱元年。進封

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閏五月桓遣貢淳化元年加封桓貢七寶粧椅子犀象等物四年三月制封桓交趾郡王五年三月桓遣使貢後恃險屢爲寇害失藩臣禮至道元年春掠廣西轉運使張觀境與欽州如洪鎮居民廩食而去其夏桓所管蘇茂州以兵五千寇邕本管祿州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復問罪觀又言風聞桓爲丁氏斥逐擁餘衆海島間以寇自給今桓已死上聞表命太常丞陳仕隆爲來訪使值其實否始知桓尙存而傳聞之誤也二年詔劾觀罪觀疾卒命陳堯叟充廣西轉運使因賜桓詔書先是欽州如洪嗤步如林三鎮皆濱海有交州潮陽人艾勇等殺人闔家亡命如林鎮爲黃令德等匿之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跟捕之令德不遺於是剽掠而去堯叟至如林訪得藏匿之由乃盡擒獲凡男女老少百三十口召潮陽吏付之成雅得其人以狀謝堯叟桓遂上章感恩且言已得勒突洞不復騷動矣七月太宗復遣李若拙賜詔書玉帶初中使至交州桓禮甚薄附表問起居而已且言刦如洪乃外境海賊耳卽執賊人不曉華言者二十七人送轉運使及桓使至故遣若拙往使始至桓出郊迎詞氣頗慢謂若拙曰昔刦如洪乃外境海賊耳皇帝知否倘交州構叛則先入廣州次入閩州諸郡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答曰主上聞如洪被刦未能辦其虛實以足下拔自牙將授之節鉞禮合盡忠豈可復有他意洎執送海賊其事甚明然大臣同議以爲朝廷北還節以寧海表之民乃交州不能獨制宜發精兵數萬會州軍同擊海賊俾絕後患帝患交州不測朝旨或至驚駭不若專委之是故不復會兵桓愕然曰盜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上寬貸恩過父命未卽誅責自今願稟恭朝化肅清瘴海因此稽首稱賀三年詔加桓留後侍中進封南平王以真宗登位覃恩也九月桓貢金銀七寶椅犀角象牙油絹是歲占城寇邊桓擊走之

乃上表賀。略云：本道境接占城，一二年間，隣部騷動，掠近鄉之稅戶，侵邊境之循良，累發兵戈，往彼捍禦，致稽朝貢，深負憲章。優詔答之，乃賜帶甲馬。真宗咸平元年九月，桓獻馴象四制加桓順化功臣。三年貢馴象犀角七寶粧金瓶，謝加恩也。五年制加桓保節功臣。六年欽州言交州効誠場民及頭目八州使黃慶集等挈其屬四百五十餘口入居州界勇江烏土村，詔遣使慰撫，令還本道。慶集等懼不還，遂居欽州海岸。景德元年桓遣其子黎明鋐來貢，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驩州刺史。上柱國。三年桓薨，中子龍鉞嗣。弟龍鋐殺而自立。其兄龍全忿之，刦庫財而遁。龍鋐率扶蘭寨兵爭立，未定。黎明鋐以國亂不能還，遂駐廣州居欽州海岸。真宗詔賜錢五十萬米一百五十斛，仍給館券。六月知廣州凌策言：準詔以交趾兵亂，令臣與沿邊安撫使邵曄同經略便宜，以聞。臣等至白州過廉州部送到交趾。黃慶集百姓千餘口且言：黎桓既死，諸子各集兵散設寨栅，官屬離散。慶集等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今走奔來告，乞量出兵平定交州。慶集願爲先鋒，刻日攻取。臣等會議，若朝廷允其請，乞以廣南諸州屯兵益以荆湖勁卒五千水陸齊進，立可平定。真宗曰：黎桓既修貢亦嘗遣子入覲，海隅寧謐不失忠順。今聞其死，未經吊恤，遽伐其喪，豈王者所爲？乃詔策等依前詔安撫務，令謐靜、慶集等計口給廩食，時賜閒田合補職名者，條例以聞。尚優其恩命，乃令曄移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自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無遺種矣。龍鋐懼，卽奉龍鋐主軍事。七年邵曄上言：龍鋐牒至，自稱靜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明王，請以八月遣弟入貢。臣以龍鋐未受眞命，輒有稱呼，不敢回報。帝以要荒絕域，不識大體，詔曄諭令削去僞官方許入貢。黎明鋐露桓子尙駐廣州，詔曄以其國事及龍鋐奏報諭令自擇去就，願歸國則給人船館券，賜錢遣之。邵曄

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圖。真宗以示近臣曰：交州瘴癘，若興師攻取，死傷必多。且祖宗開疆廣大如此，當慎守而已。何必勞民動衆，貪無用之地？如照臨之內，有叛亂者，則不得不除耳。嘗又言：交州黃慶集先避亂歸化，族類頗多，若復遣還，慮遭屠戮。望就賜恩秩，乃授三班佐職柳州鹽稅四年七月，權安南靜海軍節度使觀察使處置留後黎龍鋌遣弟黎明祀與掌書記黃成雅來貢。龍鋌表乞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八月，制授龍鋌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尉交趾郡王。賜推誠功臣賜名至忠，又贈故靜海使南平王黎桓中書令，進封南越王。并布帛羊酒爲之贊禮。舊制移授交州者，惟加節鉞，未許王爵。真宗以遠俗須朝廷恩命方可鎮服，特命鑄交趾郡印賜之。大中祥符元年制加至忠翊戴功臣。九月，廣州上言：真臘商賈二人爲交州所逐，遁至州廳，欲配隸本州。真宗曰：遠方之民窮而來歸，詔給時服緝錢，遣使伴送歸國。十二月，制授至忠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南都護交趾郡王。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二年至忠遣使貢金銀器犀象方物，表請甲冑全具裝。從之。又移牒轉運使等於邕州互市。真宗不許。止許廉州及如洪三年至忠薨，一子方十歲，遂爲李公蘿所篡。氏三世凡三十五年。

(未完)

●人道權衡（續三）

第十八節 妻妾並行之理由及其效果

妻妾並行，亞洲之制也。一夫一婦，歐洲之制也。二者各成爲習俗，久而安之，然孰爲理想圓滿，孰爲理想欠缺？今亦可解決之乎？夫以數言，則男女居對待之位，以一男兼數女，似不平矣。然試以量計，而使同種同歲之百男百女分立於天平，權名之兩端，則女之身體輕，男之身體重，天平果能平乎？

此猶以靜重言之。若夫動重則天平又不能稱矣。妻者齊也。冕而親迎。尊廟之祭。主人主婦分立於兩階。此男女對待之義也。妾者接也。以輔妻之所不及。此男女輕重之義也。以第一義為主。而第二義則其兼焉。此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愚所以主張妻妾並行之制者。蓋有三理由。甚為確當。不特如上所言已也。其一為男之生產勝於女。男子一年可生數子。女子一年只育一胎。日本達建此二語乃

武氏語此男生產之數多於女也。女子年五十而生育終。男子年六七十而生育尚健。八十而生子者。亦辰有之。此男生育之期長於女也。其二為男之色欲強於女。以女挑男易。以男挑女難。此二語居美人法烏羅語

此亦歐亞人人所公認也。強奸之案。惟男犯之。從未有以女而強奸男者。此雖女子筋力之弱。不能以強男。亦以色欲之弱。不足以強男也。且寰球自來。但有女妓青樓。而男妓青樓則未之有。雖歐美今日女子自由之風甚盛。凡女子與男僻合。於風俗法律上。皆無裁制。而攷之說部遊記諸書。亦未有男妓專門招牌致女。以為生涯者。生計學公例。供多求少。則雖需要之物。如空氣如水泉。亦無價值。必供少求多。然後有價值焉。假使色欲之強。女與男等。則放蕩之男費金銀以嫖女。必放蕩之女。亦費金銀以嫖男。乃男妓青樓不能成立。則女之色欲。其弱於男可知。其三為男之總數少於女。我國無統計表。且寰球統計。愚亦未得其詳。又有一疑義。并以問世。我國良民。妻妾並行。而從教之民。例不置妾。且良教之間。不相通婚。不知教民女界。其餘剩無夫流。而為童貞。為娼妓者。其數較良何若。抑一夫一婦。則陽氣盛。而生女自少。所以男女之數。適相當歟。但據愚平日所聞見言之。則亞東自有夫婦以來。置妾之制。未嘗間歇。且三十歲上下之寡婦。多不再嫁。若三十歲上下之錄夫。鮮有不再娶者。而數千年來。未聞有缺女曠男之患。則女數之多於男可知。此雖但據亞東言之。未可概

論寰球。然有一確據可以概論寰球而無有疑義者。則以男之藝術多危險不虞之事也。戰陣也。浮海也。入林穿礦也。探險航空也。凡危險藝術皆男爲之。每有不虞死者以千萬計。若女之藝術類皆平穩。雖生產劬勞亦有死於產難者。然果熟蒂落。生機自然。其危險不如男之甚也。死率少。則其數少。此固不待統計而後決也。有此三理由而行一夫一婦之制。則男以無妾之故。而生產不蕃。女以無夫之故。而生產不遂。且不獨無夫者之不遂也。即有夫者之生產亦不能無損焉。蓋男子生產之數強而損之。猶可爲也。獨至色欲之感。苟非其人之自克。雖尊教法律如何嚴密。亦不能強奪其本性而損之。由是強淫於內。而暗產小產之害。生買奸於外。而娼館歌樓之業起。故歐洲娼妓布滿街衢。自絕其產。以爲衆人公共之妾。而夫妻之間。亦多有絕妻之產。以饜飽其欲者。雖娼妓之弊。絕產之風。其原因不一。而一夫一妻之制。爲之最大原因焉。則可決也。蓋歐洲於公然配匹之際。過其嚴。故於暗昧配匹之際。不得不過其縱。縱之既久。則暗昧者亦可認爲公然。甚而有公妻之說焉。且夫婦之別漸亂。則父之不知其子。子之不知其父者日多。而父子之親日薄。諺云。一積穀防饑。養子防衰。孝者慈之報也。習俗既薄於孝。則有施無報。而施者倦。不婚之夫乃日衆焉。且父子之親既薄。則母子之愛亦衰。何也。凡物之有夫婦者。必其育子艱難者也。獸類少有夫婦。而禽類則多有之。蓋禽之育子。雖於獸也。同爲禽類。乃鷄鴨則無夫婦。而鳩鵠有之。蓋鷄鴨地棲。其雛出卵。自能求食。一母率之足矣。若鳩鵠則木棲。其雛羽翼未成。不能出巢求食。非父母更代翼之哺之。則母力窮而其種必絕。此鳩鵠之所以有夫婦也。人類長成。比之禽獸爲事甚難。爲辰甚久。三年乳哺。十餘年教養。必待成丁之歲。始能自立而營生。此而以母之獨力任之。則母既以過勞而病。而子之長成。亦屬難。

人道權衡

六四

必之數。有勞無功。則勞者倦。絕產之婦乃日衆焉。夫母子之愛。雖在禽獸亦出於天性之自然。無有不育其子者。豈以人類之靈性而曾禽獸之不若哉。無如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積習既成。安之若素。是以歐美婦人多有甘出於禽獸之下。而恬不知羞者。不婚絕產之風日盛。則種族有絕滅之辰。雖洪水火山之災。亦不足以方之矣。此屈伸相報。理之無可如何者。亞洲今日一切藝術不及歐洲。而傳種之能。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受賜於倫理之學。不其大歟。使自今而後。亞洲藝術進及歐洲。而歐洲不改良夫婦之制。以追之。則將來黃種白種之繁耗。不待卜矣。蓋男強於女。其筋力然。其腦力然而色欲亦無不然。故男女苟分爲強中弱三項。則女之強者僅及男之中。女之中者僅及男之弱。以弱男而配中女。以中男而配強女。一夫一妻焉稱也。以弱配弱。以中配中。以強配強。或以強女而配弱男。而一夫一妻焉。雖不甚稱。亦可相安。若以強男配中女。以中男配弱女。甚者以強男配弱女。而不置妾焉。雖不絕產。亦未必其能生產也。嘗見我國無子婦人。有就卜問者。卜云爲夫娶妾。則本身有子。婦遵焉。妾歸數月而婦孕矣。意者陽氣太過。有妾以分之。然後陰陽平而婦孕歟。此雖未經屢驗。然亦可資一說。故并及之。

第十九節 置妾之界限

或曰。一如子所言。則妾妾並行之制。是矣。然以箇人而論。則妾之有無。多寡。果有明畫之界限。否乎。一曰。安得而無界限。曰。界限以何而定。曰。以妻之妬不妬。妾之怨不怨。爲定。一娶妾而妻不妬。妾不怨焉。娶之可也。再娶妾而一妻二妾。俱不怨妬焉。娶之又無不可。若娶之而妬或怨焉。非其夫之謹虐不仁。強擾其一。而厭棄其一焉。必其夫之力不能當也。夫一妻當一夫。而力不足焉。猶定爲

娶妾之制。况以一夫當妻與妾。而力不足焉。其可娶乎。雖妬之原因。亦有由於名分財產者。不專由色欲一事。然其夫於色欲上。則謹虐不仁。於名分財產上。則平日不能素著威孚。臨事又不能合宜處置。以致妬或怨焉。是於爲夫之資格不備。得爲一人之夫。已云幸矣。况又欲爲兩人之夫乎。其娶之不宜。與力不足之夫均也。我國風俗。其置妾之權。大多數人皆委之於妻。而爲妾者亦必待妻之聘之。然後敢嫁。此亦風俗恰好處也。至於妻強而無子。其夫年老上下約四。不得已而娶妾。則妬不妬之界。不必拘焉。

第二十節 論男女平權及誤解平等之不平

據上所言。則夫婦居室之間。其權之不能平。已如此矣。况今日男女平權之說。又擴充而施之社會乎。夫既謂之平權。則男子所有之權。如保舉權。被舉權。服官權。當兵權。必以其半分之於女。然試問女子所有之權。如胎產乳哺一事。果能以半而分之於男乎。女子自二十歲至五十歲之間。多子者產十餘次。少子者亦六七次。每一次胎產一年。乳哺二年。一生之精力。其用之胎產乳哺者。過半。若男子對於社會之責任。苟總男之全數。而均分之。不過一生精力十分之二三已耳。且家庭細碎事。務有非男性之所能理。而必待於女者。亦復不少。今復以社會之責任分之女焉。是不啻分強者重任之一半。併於輕任。而壓於弱者之一肩。長強者之隋增弱者之勞。天下不平之事。其有甚於此者乎。此而欲勝其任也。除非胎產乳哺之任。去其半焉。必不能矣。歐洲今日女子絕產之風。不勝其弊。而又將使女界之優秀者。皆絕產焉。將來種族。其可問乎。柰何亞東黃種。又將起而倣效之也。蓋嘗攷之。凡物之有對待者。必不可不統一。卽如耳目手足。對待之物也。其左右形體功用。無少差異。且居一身之中。吾人亦未嘗有偏重偏輕之意。乃手足則左統于右。耳目則用聰明之辰。亦必用其

一而虛其一焉。如射而開一目。聽而側一耳之類。况男女天然體用。本有不同者乎。男女對於家庭。居於間接地位。關重莫如傳植。亦必寄之於女。則女子對於社會。亦居於間接地位。有何關重。不妨寄之於男。分職而不分權。此乃統一之理。不得不然。卽如夫婦共生一子。非從父姓。如今日文明之男統。必從母姓。如太古野蠻之女統。亦猶手足非左統于右。必右統于左。其不能以兩從也。明矣。故持平權之說。而使男女皆有普通保舉被舉之權。則將來必有女重男輕之弊。何也。議院之例。必以多數決勝。而女之總數。多於男也。斯辰男子。其將以強力決勝乎。抑將甘居於女之下乎。

或曰。男女之不能平權。則有說矣。至於同是女也。一則爲妻。一則爲妾。其如人權平等之義何。曰。歐洲人權平等之說。乃由反對階級社會之制。而發生。非謂賢愚貴賤。可以一切平等也。蓋階級社會之制。貴族子孫。世爲貴族。賤族子孫。世爲賤族。貴賤之間。世世不通婚姻。貴者未離襁褓。已是王公。皇派數十人外。未有生而卽貴者。朱門公子。縱無學問。不免退爲平民。白屋寒儒。苟有才能。即可進爲卿相。平等之義。雖未十分正當圓滿。然亦已行之數千年矣。若謂賢愚貴賤。一切平等。則世皆愚賤而已矣。誰肯勞心費力。以勉爲賢爲貴乎。何以貴賤也。何謂賢。其德業足以表率庶底人。故人貴之也。何以賤。愚也。何謂愚。其德業低下。不能不資監督。保助於人。故人賤之也。分工之社會。既成德之大小。業之難易。或相倍蓰焉。或相十百焉。亦猶物價之有貴賤也。價之與物。祿位之與人。理之與事。相稱而不相浮焉。平也。若欲齊貴賤而平之。不平孰甚。男之與男。不能無貴賤。女之與女。其可無貴賤乎。且爲妾。雖賤。不猶愈於餘剩無夫。而爲妓之極賤乎。人必知不中之中。不平之平。然後可與論人道。若或說之誤解不通。固無須深斥也。